

追忆我的父亲

■马雨华

我的父亲——马记先生,与癌魔顽强抗争了一年,还是于2013年6月22日离开了我们。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为父亲写点纪念文字,不枉父亲培养了我这个“大知识分子”,但总是为琐事所扰,未能如愿。在父亲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掉了电话,我一定要写篇“文章”,来纪念我心目中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父亲大人,我先向您汇报一下您的嘱托:

您的后事按您所愿,回乡简办,不收礼,但乡亲们不忘您的帮助,全村人都来祭奠您,念叨您的好;

妈妈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身体很好,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

爷爷在2014年春节前因肺部感染也不幸去世,后事办得很排场;

孩子们正健康成长,时常想起他们的爷爷、姥爷,家驹已是中队长了,二驹上了一年级,轩轩小朋友下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

弟弟的事情没有如您愿,我去看他两次,只要他能回心转意,认清错误,我们还是愿意接受他的;

我自己的工作还好,常去上海出差。2013年“最佳省区经理”和“优秀共产党员”都评给了我。父亲,我不会给您丢脸的,我愿做您永远的骄傲。

父亲,您的“胆小怕事”,成就了您一生的平凡和伟大。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年代,您没有参与各派的斗争和串联,您身为马家的长孙、大哥,并常常告诫弟弟们不要乱来。在随后的参军政审中,您顺利通过,成了一名军人,开启了您的人生轨迹——参军、复原转业、到城里当工人、退休回家务农。

年少的我,常常为我在城里工作的爸爸骄傲,逢年过节,您回家带的糖果礼物成了我和小伙伴的期盼,与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甜蜜也让我威信很高。我们家在村里也成了大家羡慕的家庭——丈夫在外工作有钱花,妻子

在家务农吃喝不愁。但我知道,心劲儿强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要把自己的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彻底脱离苦难的乡村,所以,在农村改革开放富裕之后,家家户户添置了电视机、拖拉机等“大家伙”时,我们家却不为所动,存钱供孩子们上学。爸爸,您的辛苦和韧劲,成就了咱家的三个大学生,为我们的人生道路铺就了高远的起飞平台。我们兄妹三人感谢您,您的这份精神食粮我们终身受用。现在,我也在您的感召下,为下一辈创建一个新的人生起点,爸爸,我将超过您!

亲爱的爸爸,您不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工人。小时候我不理解煤矿工人怎么了,让您这么不热爱。在流行接班的年代,您时常告诫我们,要好好读书,别想着去接您的班。在我去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我陪您下了一次矿井,我立刻理解了您。井下的工作环境阴冷、潮湿,送来的饭菜冰凉。瓦斯、透水等危险常伴左右,我也理解了您所说的“两块石头夹块肉”的工作自嘲。在长达35年的煤矿生涯中没有遇到不测,实属上帝的恩赐和眷顾,但恶劣的环境还是逐渐吞噬了您健康的身体,直至后来……爸爸,您是为了我们大家,牺牲了您的身体。爸爸,“煤矿工人”是一个崇高的称谓,您不要自卑,听听大文学家的说法:地球之子,你们享受了黑暗和寂寞,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为此您无尚荣耀!父亲大人,您的墓志铭我是这样写的:

马记(1948.6.22—2014.6.22)中国煤矿工人

我觉得,唯此方能诠释您的一生。

爸爸,您是一位合格称职的大哥。父亲排行老大,弟弟以及堂弟共计8位,在封建家长制大家庭长大的您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严厉的爷爷要求您要处处关爱弟弟、妹妹,哪怕自己吃点亏受点累也无妨。爸爸,您做到了,在您的灵前,我的叔叔和姑姑们忆起您的好时,悲痛不已。在农村生活困难时期,

在外工作的您常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弟弟,弟弟间起争执时,只要您一出面,便风平浪静。爸爸,您的威望、宽容、大度,让家庭和谐。我向您致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煤矿行业效益不好,许多企业工资已经发不出了,父亲所在的煤矿也是如此。当时流行一种时髦的说法:下岗。您也就成了一名下岗工人,回家帮助妈妈种田,当起了农民,直至退休年龄到了才办了退休手续。我清楚地记得您去矿上办退休回来时,有一种舒心惬意的感觉,认为终于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妈妈因为要帮我带孩子,来到了城里,而您要照顾爷爷和打理农田,只好留在乡下,继续和妈妈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曾开玩笑地和你们说,先是爸爸工人、妈妈农民,后是妈妈进城了,爸爸又下乡,我们家终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可是共产党打天下的根基呀。

爸爸和妈妈虽然聚少离多,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深厚感情。农忙时节,爸爸总是请假回来帮妈妈收麦子、种麦子。看到妈妈平常那么辛苦劳累,您回来后总是不让妈妈下地劳动,您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田里劳动,也不指望我们帮上什么忙,大概是体会天伦之乐吧。我们也乐意跟在您的后面,听您讲述城里的见闻,也好有一些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爸爸患病住院后,我们要求妈妈回家休息,由我们来陪护,妈妈总说,上一天班了,很累了,你们回家去吧。我们心酸地知道,其实是爸爸一刻离不开妈妈,妈妈也一刻离不开爸爸。

亲爱的爸爸,此时我已多次落泪,我不知道我当初决定让您做手术是否正确,或者我更坚决些让您做化疗更好,还有我答应带您去看海都没有成行。爸爸,如果您再给我半年时间,我带您去看海,带您去老部队,爸爸,是您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原谅孩儿的不孝!

爸爸,安息!



诗歌

向“七·一”献礼

■张宜举

一
南湖红船磨利剑,劈风斩浪破黑暗。
唤起工农千百万,党旗猎猎染红天。

二
路线教育合民心,人人更抖精气神。
践行核心价值观,神州祥和文明春。

东北平原

■靳学堂

一望无际衔蓝天,三江造就沃土原。
银装素裹冬千里,金浪翻滚秋万田。
俊男靓女赛快马,大街小巷唱小转。
笛声一鸣龙腾雾,人在画中飘似仙。

永远的怀念

■吴权友

瓷罐放在竹篮里,四周围着麦糠,上面盖着一条毛巾。打开盖子,罐子里的面条热腾腾的,散发出野菜的清香。我盛出一碗给奶奶吃,她还是那句老话:“你快吃吧,我不饿。”我止不住心中的悲痛,背过脸去,用手抹着欲滴的泪花。随后我扭转身来,跪在了奶奶面前,紧紧抱住她的双腿,泣不成声。奶奶轻轻抚摸着我,泪水不时洒落在我的头上。

与往常一样,我把小瓷罐刷洗干净,放到篮里,把奶奶送到校园外的大路上。她慢慢地往回走,不时回头张望着。我站在路旁的苇塘边,望着奶奶渐行渐远的身影,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没想到,这竟是奶奶最后一次给我送饭。

奶奶脸上汗津津的,从跟前的提兜里捧出一个小罐子,对我说:“杂烩汤,快趁热吃!”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小瓷罐,埋怨奶奶不该用它盛饭。奶奶笑着说:“这多好啊,既干净又好看,比啥都强!”打那时起,奶奶每个月都会给我送上三五次饭。

奶奶身材修长,白皙的脸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额头上布满皱纹,两只裹了几十年的脚在绑扎着的裤腿下小得像两只拳头,走起路来一摇三晃的,叫人着急。

1960年10月,也是一天上午,奶奶又来学校给我送饭了。这一年,她73岁。她拄着一根木棍,面色黯然,两眼深陷,颧骨显得更高,看上去是那样憔悴。她气喘吁吁目光呆滞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埋怨着自己说:“不中用了,8里地走了老半天,饭都凉了!快吃吧!”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现奶奶有个漂亮的小瓷罐。它伴着奶奶度过了一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瓷罐有20多公分高,黑中透红,光亮照人。底部比口稍大些,中间凸起呈圆弧形,颈肩两侧嵌有罐耳,上盖的裙边把罐口扣得严严实实,中央有两个下陷的指窝,开启自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无论咋看都像个花瓶,却浑身找不到一丝花纹。

奶奶总是把小瓷罐擦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的角落里,上面盖着一块绿色丝绸,显得格外珍贵。每当奶奶拿出它时,我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小罐在我眼里充满神秘。

有一天,奶奶刚从柜子里捧出小瓷罐,邻居有急事叫她,柜子没锁就走了。我忐忑着拿起小瓷罐,原来里面放的是几串古铜钱。

永远跟您走

■王天辉

嘉兴南湖上的那只小船
一粒火种以燎原之势
融化了冰冻坚硬的土地
赶走了横行中国的列强
开天辟地铸就了天安门上火红的容颜

化作春风吹绿大地 万物欢乐生长
走过泥泞 走过坎坷 踏上永久辉煌
给我温暖 给我能量 把我生命照亮
让我振奋 让我抖擞 给我指明航向
拥有您 便有一个不弃的信念 不舍的

追求

挽着您有力的臂膀
凝望您温情的目光
我读懂了生活的温馨
我看到了远方的希望
无论漂泊到哪里 从此不再害怕

您是蓝蓝的天空
我就是白白的云朵
你是广阔的草原
我就是嫩绿的小草
永远跟您走 今生不变的承诺

捧一束阳光给您最温暖的祝福
似高山永远巍然屹立
似大海永远奔腾不息
似日月永远照耀天地
跟您走是今生最美丽的誓言